

## 香港纪事

文/刘涛

离开香港已经快一个月了，每每想起来，难免此起彼伏。城大的日子注定是弥足珍贵的。无忧无虑，没有表格，没有会议，没有 *Deadline*。同一个房间，一起沙龙，一起下棋，想想这样的日子，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只能奢望。

“我之前申请过两次多友，但都被拒了，比拒稿还伤心。”第一次正式向李老师介绍自己，我还是鼓励自己不能紧张，“我叫刘涛，来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7年3月17日下午两点，还在康复期的李老师和师母来到我们的住处德智苑。



早在一月份的微信群里，美丽的 Dudu 老师已经告诉大家，德智苑是一个“高级员工宿舍”。说是“高级”，是相对于过往多友的住宿条件谈的。有时候，还真是这样，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高级”二字可谓地道、精辟、销魂，这也注定了三月党的“入场”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空间转向”问题。

郭小安同学第一次入驻德智苑，他是惊诧的。推开窗户，不远处就是一颗漂亮的木棉树。零星挂着几颗木棉花，很炽烈的那种红。对于那些没有见过木（shi）棉

(mian) 树的人，惊诧一点是应该的，毕竟这里是香港。

后来，我一直在想，一种不见树叶还在努力开花的树，想想都是孤独的——学术也应该是这样。

德智苑就跟它的名字一样阳光。三月党的 8 位多友住在一起。男生三楼，女生二楼，两人一间，一楼有自助厨房和洗衣房，更重要是还有一个宽敞的会客厅。



跟李老师见面的地方就在德智苑的会客厅，所有人围成一个圆圈。首先是一场盛大的自我介绍。每个人看着都有点矜持，传递的内容也基本相似，纷纷表达了成为一个多友自豪与感激。

李老师不止一次地纠正大家：“不是感谢我，是感谢城大。”

其实，这是我们第二次自我介绍。第一次自我介绍是报道的第一天，那天我们围在一起的是沈菲老师。



沈菲老师还是一如既往的帅。他先安排美丽的 Kitty 和 Dudu 老师为我们送上了来港生活的各种小贴士。在城大造型奇特的邵逸夫媒体中心，第一次看到一个巨大无比的三角形的会议桌，所有人围成一个三角形，沈菲老师的见面会正式开始了。

最早是在文章上看到沈菲老师的名字。那时候他经常与张志安合作发表论文。后来，他们就很少合作署名了。究竟是谁抛弃了谁，留给学术界一个悠长的弧线。过去了好久，我记得又一次做梦，沈菲老师跟我说：“你看我们俩的体重，你觉得谁更容易被抛起来？”

学术界的爱恨情仇向来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判断。当然这只是学术问题，思想整齐了，才能平静地接纳一个人。



学术界的八卦和学术一样，在学术圈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不得不承认，社科院苗伟山同学那里确实“有货”。谈起学术界的八卦，苗伟山同学小心翼翼地拨弄着每个人的好奇心，表现出了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老道。

不得不说，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苗伟山同学的“职业道德”是有理由被怀疑的。“一个男教授带着一个女学生回家，楼梯口刚好撞见了她老婆也带着一个男学生回家……”苗伟山同学准确地拿捏着故事的节奏，讲到关键时候，“这个人我就不说他是谁了”。

每到这个时候，内心最不宁静的是郭小安同学。仔细想想，郭小安同学的眼睛

本来就小，其实他瞪大眼镜的样子，还是挺可爱的。他经常抱怨苗伟山同学故意卖弄关子，有点不讲兄弟情义。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明显是错误的。

后来，郭小安同学也讲各种江湖八卦，可是他不知道有些东西是学不来的。一句话，实力不济。他讲的都是些老生常谈的山城故事，格局小先不说，关键是结构性的实力差距，跟苗伟山同学显然不在一个层次上。要知道，苗伟山同学的八卦里，装的是整个传播学科。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余华的《兄弟》。当年，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看了镇上最美女人林红的屁股，他一点一点地讲给镇上的男人，也因此骗了好多碗阳春面——当然，讲到关键情节，那就得三鲜面了。

不过，苗伟山同学从来没提什么阳春面的事，单就这一点来讲，他的内心里还是闪烁着李光头所缺少的人性之美。不过，李光头也正因为没有了这一点人性之美，后来成了一个暴发户。

其实，苗伟山同学虽然“职业道德”低一点，但底线还是有的。他也会给你提供无数个暗示信息，引来一阵猜测。最后往往嘿嘿一笑：“我可没说这个人就是他噢。”

后来有一天纪录片课上跟学生聊《意志的胜利》，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苗伟山同学如果从事传播效果或者受众心理研究，一定会成为一个伟人。



沈菲老师的见面会还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他对多友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多友一茬换了又一茬，同样的话不知道要重复多少遍，沈菲老师几乎能够倒背如流。期间，他不止一次地感慨，三月党的住宿环境要好很多。

李老师坐在德智苑一楼的会客厅里，他耐心地跟我们交谈。聊香港的房子，大陆的政治，还有今天的世界格局。谈话间，李老师给我们透露了一个消息，四月初安徽大学的姜红老师会来城大访学，参加田家炳基金的一个项目。到时候，他安排姜红老师给我们做一次学术分享。



曾记得去年年底复旦开会，当我在微信公号里看到姜红老师的演讲题目中出现了“吃瓜群众”四个大字，一时间来了兴趣。按照微信指南，和曾一果老师千里悄

悄赶到另一个会场。会议室里人满为患，我被挤到了一个角落，准确地说，是墙角的窗帘后面。

那是第一次跟姜红老师打招呼，只记得那天她讲的很好，跟传说中一样美。

很快，三月党便开始了第一次群体行动，浩浩荡荡。那天在美丽的长洲岛，我们也做了一次“吃瓜群众”。很快，我就将这张照片发给了姜红老师。希望下次讲“吃瓜群众”的时候，可以图文并茂。她回复说我们玩大了。



如果说面对沈菲老师的自我介绍还比较纯粹，面对李老师的自我介绍则显得更加自由而随性。在德智苑一楼的会客厅里，李老师坐定后，就开始感慨这里的环境不同寻常。有了这样一个公共区域，彼此之间可以多一些交流的机会。

当得知我们这里还有个公共活动区域，二月党吕鹏同学瞬间开始怀疑人生了。正因为缺少这样的公共空间，很多故事呈现出一种失控的局面：还没来得及多看美丽的卞清同学两眼，吕鹏同学一个月的多友生活就已经过去了。没有完成的香港故事，留给了日后的上海。

李老师远远没有想到的是，这块公共区域的价值被三月党挖掘的淋漓尽致，滴水不漏。每个人都仔细打量着这块公共区域，最后一个个露出了狰狞的笑容：除了日常性的谈心和聊天，这里正在酝酿的是一场日后让三月党最引以为豪的读书沙龙和杀人游戏。



三月党绝对是个神奇的事物。这里不仅有强大的执行能力，还有着匪夷所思的整合能力。沙龙和杀人原本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但在三月党这里，两个事物却完美地结合到一起。晚饭后开始学术沙龙，结束后马上杀人。整个过程天衣无缝，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

如果说之前的杀人规模基本停留在三月党内部，但四月份初的那个周五下午，杀人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姜红老师来了。



郭小安说，杀人游戏中最好的角色是法官，第一是这个角色不用动太多脑子，第二是这个角色可以更好地观察人性。在我仅有的几次法官使命中，我努力地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演。

天黑请闭眼……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姜红老师是一个善良的人。



当然，陈静静同学也是一个善良的人。

在三月党中间，能够将生活和学术平衡地恰到好处的人，静静同学绝对是第一人。

作为一个新晋奶爸，我当然肩负着为儿子运送粮食的重任。静静同学给我详细地讲解着各种生活小贴士。作为一个母亲，她真的是太伟大了。那天在一家卓越店里，我老婆给了我一个清单，好多都是英文，我一头雾水，静静瞄了一眼，分分钟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找全了，激动的我久久不能平静。





离开香港的前一天，静静同学给我儿子送了一盒爽身粉，那种在大陆买不到的痱子粉！五月份在南京大学开会，多友再见，异常亲切，差点热泪盈眶。她还专门给我和郭小安带了鲜花饼。离开南京的出租车上，小安意味深长地看着鲜花饼。



我印象中有三次，郭小安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大喊一声，我想静静。

郭小安同学是绝对的好兄弟，我们之间的故事非常微妙，他也在多个场合真诚地表达了这种遗憾。

2013年清华开会第一次见面，后来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那时候的小安，还在研究网络谣言。他刚刚从政治学转到传播学圈，短短三年，已经成了圈里的杰出青年。小安的转型是成功的，他依靠的不是颜值，而是完整的才华，在这个看脸的时代，他的成功显得更加可歌可泣。

小安拥有两个不为人知的爱好——象棋和足球。当然，江湖传言他还有两个众所周知的嗜好——开会和买房。由于后者太过高端，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但我觉得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如今会议这么多，学者又太少，小安能够顶上去，说明他的心里装的同样是整个传播学界。



抛开会议和房子，足球和象棋还是有好多可以对话的空间。和小安住在同一个房间，象棋变成了晚上最主要的娱乐生活，夜夜笙歌。

必须承认，小安还是有两把刷子——优点是套路很深，缺点是太依赖套路。

所以，最开始的那几个晚上，我其实是很被动的，而他也慢慢骄傲起来。

剧情究竟会不会反转，取决于小安的套路到底有多深。

其实，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在香港下棋，也可谓是久别重逢。

2015年7月，川大的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分会成立，我们一起成都开会。那天晚上在川大附近的小酒馆，顺铭、海龙、放哥、小安等几个兄弟聚在一起。店里老板送来了象棋和围棋，我选择了技术含量较低的象棋，那天的对手正是小安。棋逢对手，格外亲切。

象棋，是香港记忆中绕不开的故事。而故事的开始，却跟一个人有关。



周如南同学第一次踏入德智苑绝对是一场“误会”，更像是一盘很大的棋。

如南轻装上阵，基本上领着一个手提包就来报道了，比赵本山收电费的包稍微大一点。这让所有的人为之震惊。他自以为一张信用卡可以摆平一切，然而美丽的宿管阿姨却告诉他：“我们这里只接受 cash。”也不知道如南来港前的文献是怎么做的，他对“一国两制”的理解还不是很透彻。对此，我们只能表示同情。

还好，广州离香港不算太远，第二天便赶回广州，三天后算是重新来了一次香港。

等到如南两天后再次踏入香港，他手里拉着一只行李箱，钱包也鼓了，总算有点远赴他乡的诚意。

如南还带了一幅跳棋，由于跳棋没什么技术含量，玩起来不太 man，有点 low 的那种感觉，所以基本上没有在香港跳过。

在他的行李箱里，多了一幅象棋。

象棋绝不是上天的安排，而是我和小安的安排。



后来听小安说，他曾经代表学院参加全校象棋比赛，名次还相当靠前。

夜深人静，楚汉争霸，小安思维的旋转速度是最快的。他努力地化解了眼前的被动局面，却往往陷入一个更大的被动之中。

小安优点是套路很深，缺点是太依赖套路。

殊不知，连阿尔法狗都会学习，更何况人类。在后来的对弈中，局面完整地反转了。再后来，我也就基本上把控了局面。场面之惨烈，我也就只好描述了。为了他不至于输的太惨而对人生产生怀疑，我一直觉得必须给他足够的希望。适当的放水，背后往往有一颗更大的爱心。

有一天早晨，他突然爬起来，摆好了棋。我本来是要去图书馆的，但不好打击小安幼小的积极心，还是下了两盘。大好时光竟然在寝室度过了，这是我不敢想象的，到现在内心还有点沉重。



师母给我们介绍了许多香港比较好玩的岛，还有便宜的海鲜店。她特别推荐了石澳岛，还有龙脊山。

闫岩同学是本届多友中唯一爬过两次龙脊山的人。她开朗，热情，爱学习，尽量让生活不留下任何遗憾。第一次因为雾太大，没有看到日落，闫岩决定重返龙脊。

那天，闫岩、伟山还有我，一行三人再次爬上了龙脊山，大美江山，鬼斧神工，其实是有理由感慨点什么的。只是那天我的鞋底太滑，而山上细沙太多，每走一步都小心谨慎，唯一的感慨是……该换一双鞋子了。



闫岩带着好多表格来了城大，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学问。有一天，她突然找我交流学术问题，说要报霍英东青年基金项目。她的想法和思路，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知识结构，吓得我战战兢兢。旁边的郭小安同学静静地听着，从来没有见过他

如此安静的样子。

那天晚上，龙脊山下的石澳小镇上，有种欧洲小镇的感觉。好多外国人来来往往，一点也不急迫的样子。女人们拖着长裙漫步在海边，几个小孩子嬉闹着，画面如同电影一般美丽。



在这一届多有团队中，有一个升级四人组：刘丹凌，张媛，郭小安，还有我。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已经在香港以及香港之后的历史长河中显现出不可比拟的稳定和团结。因为杀人游戏对人数规模的要求太过苛刻，升级便成为德智苑大厅里低配版的群众游戏。严格来说，升级是杀人的备胎，原本没有被寄予什么厚望，但在日后的游戏生命中，升级却发挥了超乎想象的想象力。



很早以前，我跟高手过招，后来证明，我的确不适合这种高智商的游戏。这次的情况跟以前大不相同，四个人的水平可谓旗鼓相当，翻译过来就是一个比一个差。

根据我长期以来的观察，长得漂亮的女孩子，打牌基本上都不动脑子。这句话搁在丹凌和媛媛这里，那是最适合不过了。郭小安的水平也马马虎虎，算是我们四个人中垫底的，他呢，不是不动脑子，而是完全没有脑子。我呢，实不相瞒，也好不到哪儿去，中等偏上这个水平应该有。

我曾经参观过高手之间的过招，那个场面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一脸严肃，不放过场面上的任何一个细节，每一次出手都异常谨慎。相反，我们四个就轻松多了。几个不动脑子或没有脑子的人在一起，也可以算是上天的安排。

丹凌同学：我的表格还没有填完，你们谁帮我填表，我可以陪你们打牌。

媛媛同学：你们赶紧下来打牌，再不下来就我撤了，还要睡美容觉呢。

小安同学：你们能不能有点集体荣誉感，我如果不是为了你们，我才不打牌，我自己还有很多事呢。

因为我们打牌基本上都靠运气，所以过程非常轻松，说说笑笑。我记得有一次，四个人果断放下升级，开始聊学术。从国家社科基金，到当下的知识分子命运，再到皇帝的后宫，一直到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那些日复一日打灯笼的女人……

我隐隐记得，那天的话题还很沉重，一直到凌晨两点。离开时，媛媛突然扭过头，她先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大喊一声：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思想的人。



如果没有拍下照片，如何证明自己玩了那么多地方。我得有这个觉悟：记录下大家在一起的瞬间。我曾在央视《新闻调查》工作过两年，后来还拍摄了几部纪录

片，自以为摄影水平不错，但在几位女性多友看来，我的水平被否定的一塌糊涂。后来慢慢明白了，摄影师的世界里装的是艺术和美学，而女同胞们只关注画面中的自己是否足够的美丽。



为了大家同时进框，我也勇敢地肩负起自拍杆的角色。在我硕大的大脸衬托下，每个人都比平时美丽了好多。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大概也就是这个精神境界吧。

姜红老师回复：没有表情，全靠内心戏！

（完）



再次感谢城大的李金铨老师、李喜根老师、祝建华老师、何舟老师、沈菲老师、蒋莉老师、李宇宏老师、周南老师、梁励敏老师、林芬老师、Kitty老师、Dudu老师！